

文藝新潮社小叢書第一輯一十

青弋江



何為著 · 文藝新潮社

交藝新潮社小叢書一十

青
弋
江

何 爲 著

目次

奔向遠方·····	一
風砂中·····	三
長途跋涉的行列·····	四
戰鬪力·····	七
元旦大晚會·····	八
記史沫特萊·····	九
靜悄悄的青弋江·····	一二

奔向遠方

一 十一月十七日

在那些地下的日子裏，傍着溼雨的狹窗，我想：

「舉起手臂吧，用一點力，側過身子，猛然向身旁的鏢鏑和枷鎖擊去！從黑暗的門檻走出，而且脫離那沈悶的屋簷，去吧，去到那燃燒着的土地上。而今鏢子也陰鬱的生鏽了，燈等着什麼呢？將等待到幾時呢？」

四年前，一艘古舊的海輪把我從漢口帶到上海，那條半封建的鎖鍊立刻就沈沒在閘北，我，它從來也沒有放鬆過我半步。亂索如麻，我的行動像一個奴隸似的被

監視着，如同禁錮在無刑的牢獄裏一般。窒息的煙瀰漫着，怨憤也燃燒起來了。門和窗，我成天的仰望着。多麼黯澹的地下生活呵！過於煩躁的時候，我捏緊拳頭，憑空揮擊，但凝結的黑暗並不因此粉碎，它仍舊霸佔了我過去三年的時間，那漫長的整整三年！

我老是拘謹在一狹隘的範圍內，遠遠地仰望着飛翔的鳥，它飛到哪裏去呢？縱使熱情地渴望朝陽，然而黎明卻來得如此遲緩。我聽見人們悵鬱的唱着：生活像泥河一樣地流，便把希望寄託在等候。隨着這個等候着的機會，日子一連串一連串的過去。

七月。當紅色的鬭爭的火燄燃遍了北方的風土，紅色的血毫不吝嗇地爲歷史的前進和民族的解放而奔流……

八月。我聽見嘹亮的羣衆的歌聲，自各個狹窄的小巷，自各個陰暗的角落匯集。每天，羣衆聯隊般的走過上海寬闊的街道……

但是以後，灰色的季節來了。這是一個年頭的末尾，我終於仰起了沈重的頭顱。從遼遠的山嶺和原野飛躍過來的燎原之火，刺醒了我迷迷糊糊的眼睛。我憧憬拂曉時的曙色，於是新生的日子開始蠱惑我。

一種力，使我舉起手臂。

十一月，在上海，蕭索的秋雨已經幾度打在人們灰色的臉孔上，滿街鋪張着枯萎的黃葉——決定走了，決定離開上海。

思維問我：「你留戀嗎？」

「不」受了侮辱一樣，我的聲明中充滿了憤懣的叫喊。「也許是你罷，你母親……」

他不說話，苦澀的笑了一笑。從他那善於表情的臉譜上，辨味了許多戲劇性的感情。一種最低的離別的酸味，容或是有的；因別離而留戀，那是決沒有的。我也看到過包含熱淚的眼睛，送我奔向遠方，因為那堅決的第一步使她太驚奇了。

反對我們這次離開上海的，比贊成的要多。真是難道他們都鍾情於「電車無聊地來，電車無聊地去」的那種生活嗎？難道他們嘻笑的時候真是比悲泣的時候多？

在思維的家裏，在那發霉的士敏土牆角裏，我看見企林，朝着我笑，看來她是知道我們要走的了。人們執着自己的理由，說「還是不要去罷」；她也是一個。

「況且，」她說，「上海也不是沒有工作可做，上海也同樣需要你們！逃避現實，我覺得是最可恥的事！」

「不！我們早已決定了！」思維熱情的叫了起來。「企林，難道這幾句話竟像是你所說的麼？你也說這些話麼？」

她緘默。抿緊了她的嘴唇，凝睇在某處沉思許久。我出來時，在被黑暗吞沒的夜街上，她收回了自己的話：「我不怎樣鼓勵你們，這正如思維所說的會帶着幾分煽動性。——但是，我也並不阻止你們，爲什麼要阻止人們走到大道上去呢？」她獨自反復着：「爲什麼要阻止人們走到大道上去呢？」

因之，在贊成我們的行動之後，翌日就加入思維和我兩個人的「隊伍」，爲着那是夠阻止事情進行的錢而奔波。感謝她真摯而熱誠的友誼的幫助，她和我們一起從小街深巷繞到康莊大道。明知她走得很困憊了，我問：

「坐車子吧？」

她堅決的搖搖頭。並且，爲顯得她也不怕走路，她把腳步舉得高一點。於是一條更

長的路，馱着我們。直到上海的黃昏臨尾，污黑的市屋擠着污黑的市屋，透不過氣來，人更衆多了，熙熙攘攘，不知道活着做什麼。

「回去了。」我對他們說：「明天……」

思維問企林：「怎麼樣？」

「再走一段路罷！」

天完全暗黑了，街燈睜開空虛的眼睛，閃亮着。我仰起頭，遠矚灰茫的夜空，在那邊沿上，正閃爍着初明的蒼白的星星。

晚間，最後一夜逗留在攔樓底下，我的臉完全埋在深密的暗黑之中。我想抽一支煙，或留一封信，我覺得在臨行之前還該做些什麼，還有什麼未完成似的。燈亮了。桌上重疊着三本各種色彩的布面日記，掩了書面，我那被記載着的過去的生活，也便跟着埋藏起來，而且擱置了。那威雅的蓋着郵戳的信簡，我不知道爲甚麼要拿出來；那熟習的臉，那熟習的聲音。

我怕燒掉它們了。

然後，一些思索茫然地鬭爭着，我撫摩着自己灼熱的胸部，燃燒着的火烤着我青年時代的靈魂，我沈默地呼喊！同時，雜亂的思念着用概念的粗線條搭起來的遠方渴望，憧憬，那個爆發鬭爭火花的土地。虔心地體會着在暴風雨降臨前的驚喜與顫慄。可是當簡單的行裝檢齊以後，相反地感到安定；甚至是一個無夢的夜。

我以紅色的筆鉤劃我未來的行程——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的前夜。

一一 請問：天亮了沒有？

昨夜，在統艙中，過度的興奮使我失眠了。船還沒有開行，我的思緒已開始洶湧，撩起許多記憶的水花，甚至到氾濫的地步，一發而不可收拾。對思索我是有癖好的，如今卻爲思索所困住了。

——天還沒有亮吧？

艙穴裏昏黃的燈光，幽火似的發抖，被照臨的地方顯出模糊而深邃的輪廓。旅客們縱橫地統臥在地上，響亮地呼吸着濁膩的空氣。地上容不下的就重疊在貨包上面。

平面既沒有空隙，而且也充塞了整個的空間。

鹹魚，腐舊的貨包，行旅和雜色的人堆透散着陣陣的腥味。我有點頭暈，臥在潮溼的統鋪上。頭那邊靠近後艙門，是船尾；艙外則呼嘯着響亮的風聲。偶然側視艙門的隙縫，那掛在桅桿上的星星，是怎樣的閃亮呢。

我興奮得不能自主，我想着——昨天，我手也不揮一揮的和上海告別，企林到碼頭上來，沈默地送我們遠行。船泊在潮溼的碼頭旁，江水如裙邊似地拍打着它的周身，幽幽的舐着。夜風很涼，甲板，人們疏落地來往。已經是很遲了。然而我們卻在桅桿下談着一些無關緊要的話，待到臨別的時候，不免微微一驚。她送給我們一封長信，一首雄壯的祖國進行曲和一隻溫情的友誼的手，於是悄然的走了。

十時敲過，思維和我推開統艙的門，嘈雜的聲音轟然而起。一股熱氣，浪潮似的捲過來，迎面撲上。統艙裏，黑壓壓的都是人，人與人緊密地合在一起；我們設法在幾乎不能通行的人和人的縫隙中間過去，艱難地找得一個靠近後艙門的位置，解開行李，坐在鋪上，喘口氣。

煙霧騰騰的空氣，簡直迷住了我的雙目。睜開眼來，祇覺得自己也亂轟轟的混在一堆……現在我就抑臥在這一堆污穢的人羣中間。我望着灰頹的天花板和黯淡的燈光，眼前一點一點的麻粒在移動，負載着過多重量的雙目搖搖欲墜；可是我不想睡，我睡不着。——門開了一陣海風括入艙內，帶着潮溼的氣味，我微微感到戰慄；然而更清醒了。如今艙房內比較靜寂一些，人們都蜷縮着身子在貨包上睡着了。僅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對坐着閒話，持續一夜之久，男的纔憂鬱的走了。

但還有一個人沒有睡，他苦惱地說：

「請問——天亮了沒有？」

那是思維。

——天亮了沒有？我不知道。

如果天亮了，船就要起行。

三 鷗之翼

仰起頭來，煙肉不住的噴着黑煙，濃濃的一團一團翻滾，吼了幾聲，一陣水氣如同驟雨一樣急落，淋溼了我的一身。——船開了。上海還正在茫茫的白霧的籠罩中，偶然有幾盞昨夜留下的路燈，那種單調的黃色，帶着隔夜的疲倦，竟是非常寂寞，使人辛酸的寂寞。可是這感覺早就被萬頃的波浪湮沒無蹤。一切都在前進着，祇有上海漸漸拋在船尾後面了。——遠了。

浦江兩岸，斷壁殘垣，戰後蕭條的景象壓在我底胸上；在我們破碎的磚瓦間，我依稀的覺得古老的家園還在冒着烽煙，這烽煙是不會熄滅的，它要重建我們新生底祖國！

正午，船出吳淞口，我擴大自己的肺量，盡情地深深呼吸，呵——這自由的氣息！回到統艙，旅客們，活躍在艙穴底每個角落裏。宣布開飯，起了無端的恐慌似的騷擾，間夾着茶房的高聲呼喝叫喊，和碗筷的叮噹聲，絞成一片非常的場面。飯，熱氣，白色的熱氣播散了。於是酸苦的鹹菜成了滋補品，腥臭的鹹魚目爲奇珍佳餚，偶然在蘿蔔裏發現三條肉絲，那是太可愛了。

午飯後，人們總是睡覺，尤其是暈船的幾個人既沒有「喫福」，而且也不懂得船中生活的「享受」，比如思維不敢喝一口水的臥在鋪上，似睡非睡，他的頭旋轉着。

呵呵，我笑了起來。他們喜歡悶在艙房內，要是扶着那塗滿廢託油的船欄，看浪花滾積各種圖案，該多麼好。我坐在細縛繩纜的木樁旁，曬着溫熱的太陽，在海行上，我底思想特別放縱，一點也沒有羈絆。也許因為我適宜於和水相處的生活吧，我喜悅於捲成了漩渦的波浪，繼續在追逐，匯合，互相攪住，以便變得更多，而波與波之間的空間也愈深了。

海，黃色浩瀚的海，沒有邊際，看不分明是水還是天，水和天相連。一隻海鷗，帶回我放遠了的視線，那是一個多麼輕盈的英姿呢。它飛翔於黃海之上，永不疲倦的追逐波浪。它什麼也沒有懼怕的！毫無牽掛的往來飛迴，自由的海空是它的天地。

是一隻久經風浪的，還是一隻初學「飛」的海鷗？它是那麼漂亮而勇敢。光滑柔美的羽毛，海風洗浴得它的色澤永留鮮豔。它盤旋於船尾，時而高，時而低，忽然——一個傾側，斜轉身向下啄破水面，弱小的身軀幾乎整個的被海浪吞噬了。

飛翔的海鷗，我從它得到生命的啓示。

意外地「我的家——在東北松花江上……」響起來了。這聲音，聽得我心靈發抖，霎時間那雄渾的渴望自由之心到哪裏去了呢？

那個晚上，廣大的藍色虛空，那樣寧靜的遠景，那樣柔和的深度，都沒有了。四面是黑夜，是風，浪頭的呼嘯聲很高，船桅上，一隻半明不滅的燈被風任意地擺布着。一些新起的巨大的波浪，有規則地一個跟着一個，沒有停止，沒有休息地繼續在船旁起伏敲打。

月亮從水面漸次的浮上來。我聽着濤聲，狂亂的，像鞭一般響着，在空中粉碎。月光蒼白而又潤溼的照臨着幾個年輕的影子。

「我的家——在東北松花江上……」

唱這歌的是金鈴，一個同行者，她的歌聲飛繞在幽麗的月光下，又散落在飛躍的浪花上。金鈴的個性很堅強，但今夜我以為她的歌聲吞着眼淚。同伴們浸沈在寧靜的境界裏，默默的不作聲。可是我大聲的擾亂了金鈴的歌聲和憂鬱的空氣，我說：

「不要唱這個；唱一隻祖國進行曲吧，祖國進行曲！」

我愛大合唱，甲板上，雄健的聲音壓低了濤聲，海浪成爲曠野無比的節奏，金鈴昂起胸脯，波光閃閃，在黃海之夜……

四 黃昏在丁字路口

我們的船，在兩天以後的傍晚，就到了甌江灣外；但不能駛入，不得已又在嘈雜的艙穴裏再借宿一夜。煩擾的機器聲停止了，船身橫在大海中間。次晨五時一刻，我醒了，悄悄的離開熱鬧的統艙。清晨的海風，掠過海面，吹出一些碧綠的花紋；或作細條延長，或像摺扇一樣張合。我站在船尾，辨受空氣裏所含有的溼潤的涼味。太陽還沒有出來，我正好面迎着「日出」。

我屏息着：在這樣廣漠的景像之前。雲層幻成穹窿形的崇高廟宇，上面是一幅巨大的莊嚴的霞幕。幕稍移，一種不可形容的薔薇色，殷紅的，從缺口的海邊顯露，於是——海面曲折的光波蠕蠕抖動，漸漸拉長了。沈浸於水平線的永恆的太陽也繼續

向上升起，繼續膨大，又如一片瀰漫着火光的原野，近處的山岡和奔騰的海水，都充滿着朝氣，一種包羅萬有的景象——這便是可頌讚的黃海日出。在這時，我自己的本身已不復存在，祇覺得一種原始的信仰和想像充塞着空間。我真想大聲的震臂高呼，我有無限的熱望……

然而，這瑰麗的景色，祇是短暫的瞬刻。雲在那兒積成灰色的棉花，帷好像柔軟的牆壁似的包圍着海。陽光透過雲層斜照在我底腳，跟甯我恢復了自覺在甲板上艙房裏，從永嘉振道來的首次檢查隊已結束了他們的任務。我們的船纔准許駛進甌江灣，那條秀麗的水程，還要開行兩小時。直到船上的報時鐘打過了九點，船肚子的喘氣纔緩了下去，終於停泊在江心，等待通過五六次嚴密而周詳的檢查和詢問。大批的人員來過了，到最後如果有防守司令部放行條子的首先獲准上岸，另一小部不能當夜取保的，祇好委曲在船上再耽擱一宵，甚至原船而返也是常有的事。那個臨行前在艙內和一個男子談了一夜的女人，也爲了手續未妥悵然地呆望着我們興高采烈地搬完了所有的行李，登岸去了。

到了永嘉，最初的感覺便是氣候的溫和，冬天不見一點嚴寒的影子，那料峭的風，竟像是初春。既抵「內地」，就再也用不着如上「海下船時」人多而「萎萎縮縮」的分批而人。我們二十多個同伴，合僱車子把行李裝上，自己一律隨車步行。現在，那一條長長的行列連貫起來，很可以「堂而皇之」的穿過永嘉城心，而無所顧忌。我們借了一個名叫——人和旅舍的小客棧安置了行李，同時在中午享用了一次很滿足的飯。平心一點說，永嘉的客棧很便宜，平均六角錢一天的旅舍，有一牀潔淨的鋪位可睡和三頓很好的飯餐可喫。

隨後，二十幾個人多半同到永嘉的名勝江心寺去賞玩，以消磨餘下的下半天的時間。我和思維也加入了。臨江合僱了一隻帆船，擺渡到江中心去。永嘉中午時分的陽光，從綿密的雲堆中漏下來，不知道是什麼緣故，射下的光線可以看出是一條一條的，像木刻中常常所見的那種景色。

片刻，一夥人就從帆船跨到江中心——一塊林木陰森的地方。在山上走了一轉，玩了一座寶塔，一個廟，並採集了許多紅色藍色紫色的小野花。於是，乘了來時那隻帆